

西部爱情故事丛书

拉仁布

与

吉门索

李卓玛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部爱情故事丛书

拉仁布

与

吉门索

LARENBU YU JIMENSUO

李卓玛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拉仁布与吉门索 / 李卓玛著.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7.11
(西部爱情故事丛书)
ISBN 978-7-225-05439-1

I. ①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660 号

西部爱情故事丛书

拉仁布与吉门索

李卓玛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439-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土族百年千年的时间轴上，真正令人动容的，是浩瀚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痛苦和挣扎，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小枝叶便在这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生命轮回中填得丰满，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水上浮沫。所以我追寻他们，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们的足迹，倾听他们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声音……

——题记

高高的山上是什么？

是美丽的彩虹挂天边。

那不是彩虹挂天边，

是土族阿姑的花袖衫……

赤列布山^①上，吉门索静静地牧羊在一处开满山花的向阳山坡。深秋午后的阳光温柔地照耀着大地万物，也照耀着这个放羊的阿姑。黑狗塔塔静卧在她的脚边打盹，她坐在一丛雪里蓝旁边，眨巴着毛墩墩的眼睛瞧着那丛花。雪里蓝，多好听的名字，多美妙的想象，这最后盛开在山野里的一种鲜花，这在寒气早早张开的白牙间微笑着舞蹈的蓝精灵。吉门索摘了一朵雪里蓝，

① 赤列布山：土族语，即互助县境内龙王山。



吉门索边放羊，边采药，又唱起了动听的花儿

其状如酒杯，她轻轻吻了吻那蓝色花瓣，胸臆间立即涨满了酒的燥辣。她便扯开嗓门唱起了歌，嘴巴里立即注满了秋阳之光波，秋阳的光波立即注满了无数晶蓝的酒杯，她朦朦胧胧居然醉倒在雪里蓝怀里……

吉门索动人的歌声引来了蝴蝶，引来了山雀，也引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不一会儿，一个一身红衣的姑娘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来到了吉门索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塔塔嗓子眼里鼓着一口气，警觉地盯着来人，等着主人的指令。

“这不是‘蓝鬼’吗？还学人家唱歌呢？”红衣姑娘右手握一根马鞭，用那马鞭轻轻敲敲自己的左手，看着正起身的吉门索笑道：“我说你长了这么一张脸，就别整天没事唱歌扰人了吧？本小姐好不容易有心情出来打打猎，你倒好，一唱起歌，把我的山鹿惊走了不说，连我的下人们也不尽心侍候我了。”

吉门索大概猜到红衣姑娘的身份了，这片土地上能有这个阵仗的，只能是土司府的人。她垂首一揖，“搅了大小姐的雅兴，吉门索在这里赔礼了。只是，山高挡不住云，石硬拦不住河，放羊人唱支山歌，连腾格里都不会责怪的。”转身想要离开，红衣姑娘一闪身拦在了她前面，“你说得倒轻巧！一句赔礼就算了？”

吉门索定睛瞧着她，不言语。她的沉默却激怒了红衣姑娘，

“好大的狗胆！居然敢盯着我！祥木！你死哪儿去了？就这么看着呀？”

红衣姑娘口中的祥木走上前来，原来是一个半大小伙子，弓着腰站到吉门索面前，手中是一根圆棍，半截缠着羊皮，进过土司衙门的人都识得，这就是马棒。

“还愣着干什么？”

“呀！”

一听红衣姑娘的指令，那个叫祥木的小伙子终于直起了腰，带着一抹得意的笑，朝着静立的吉门索举起了马棒。

“吉门索，你可别怪我！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惹上我们土司府的大小姐。穷家的百姓，本来就是地上的蚂蚁，见了大小姐，你就该绕着走。可你倒好，放开了嗓子唱起来了，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个蓝脸的丑女在这赤列布山上。”

“给我打！狠狠地打！”

仆人祥木的马棒无情地落在了吉门索的背上，她被土司小姐的四个丫鬟摁着身子，动弹不得。眼见此情状，黑狗塔塔猛地冲向仆人祥木，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胳膊。祥木吃痛，一个马棒打在塔塔头上，塔塔当即瘫倒在了一旁的草丛中，没了动静。吉门索痛喊一声“塔塔”，她乌黑的眼珠静静地看着土司小姐，小小的脸庄重而严肃，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倔强、屈辱、愤怒、

悲切都明显地燃烧在她的眼睛里。土司小姐一接触到这对黑幽幽的眸子，不禁打了个冷战，立刻，这眼光里那种尖锐的责备和倔强的高傲把她给打倒了。

“阿么^①？你还骄傲得很呢！你自以为是什么？凭你？这样一个小小的、寒酸的村姑，竟然敢以这种轻蔑的眼光来注视我？以这种无言的责备来反抗我？”

土司小姐被彻底地激怒了，“给我往死里打！”

可骄傲的土司小姐却没有听到吉门索的一句求饶，甚至连一句痛苦的呻吟都没有。她只是默默地咬紧牙关，不发出一点声音。

“住手！”

拉仁布是循着吉门索的歌声找过来的。只是，当他来到她面前时，面对的，却是这样一幅情景。长着蓝脸的吉门索正被四个土司府的丫鬟摁在草地上，一个男仆正手举马棒不停地打在她背上。在她们几步开外，一身红衣的土司小姐正拿着皮鞭手叉腰，一副看好戏的神情。此刻，土司小姐的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突然出现的拉仁布身上，眼里的怒意渐渐褪去，难得的温和涌上眼眶。

拉仁布越过土司小姐，一把夺过仆人祥木手里的马棒，往后一扔，丢下了赤列布山。紧接着，他拉开那四个丫鬟，扶起

① 阿么：青海方言，怎么。

了已被打得直不起腰的吉门索，柔声问道：“没事吧？”

吉门索一颗心全系在草丛中没了动静的塔塔身上，挣扎着走过去，艰难地蹲下身子，试了试塔塔的气息，万幸只是被打昏了。谢天谢地！

拉仁布搀她坐到了一旁的大石头上。吉门索擦擦额头上的汗，看着拉仁布，“拉仁布阿吾，你阿么过来了？今天不是去滩里了吗？”

“这得怪你呀！”他一脸温暖，微笑地看着她，“我在滩里放着羊，是被你的歌声引过来的。好久没听见你唱了，你唱得真好听！比以前更好听。”

吉门索摸摸耳朵抿着嘴笑了，看着他不说话。

一旁的土司小姐扑闪着长长的睫毛，仔细看着眼前的男子。原来他就是拉仁布！十里八村顶顶俊气的后生，人堆里的尖子，彩虹镇少年里“抛儿石”扔得最好的一个，听说十二岁的时候就靠扔“抛儿石”打到过一只赤狐。隔着山隔着水，她常常听到他的歌声，却从未见过他的人。

拉仁布取下白毡帽，笑着挠挠头，看着吉门索道：“阿么了？我今天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听他这么一说，吉门索才醒过神来，“唰”地红了耳根，蓝色的脸颊透出一点紫气来，低下头去不说话。

“喂！你们两个当我是死人呐！”

土司小姐突然横到两人面前，居高临下看着他们两个，“拉仁布？你就是那个放羊的拉仁布？嗨，原来是我们土司府的长工！”她突叉手叉腰，横着眉道：“你既然是府里的长工，阿么帮着外人欺负我呀？”

拉仁布爽朗一笑，“那可真是对不住大小姐了，可能是我眼睛不好，没看到谁在欺负你，倒是有四五条哈巴狗在欺负一个放羊阿姑。”

“你！”土司小姐气急败坏地跺跺脚，她的红腰盘绣长靴踩碎了地上的那丛雪里蓝。吉门索一双眼定定瞧着那丛零落的雪里蓝，眼睑低垂。

“我说大小姐，你打你的猎，我们放我们的羊，井水不犯河水，何苦要来为难一个放羊的阿姑？”

“你！你等着！”

土司小姐终于在仆人的簇拥下愤愤离去了。

拉仁布找了处高点的地方坐了下来，看着坐在他对面的吉门索，关切地问道：“刚才没被打坏吧？你身子骨弱，等会儿回家得上点药，土司府的马棒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看那小子下手不轻。”

“不碍事，就打了几下。只是，你……”吉门索惊讶地瞧着他，“你的羊呢？”

拉仁布温和地笑了，坦荡荡看着她，“五十六正好跟我一块儿呢，我把羊交给他了。都有整五年没听到你唱歌了，今天是阿么了？有什么好事吗？”

吉门索习惯性地抿了抿嘴，淡淡地笑着，“没有，只是突然想唱歌了。”

“也对，咱们克尔伦人^①想唱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还不是张口就来。尤其是你！我们彩虹村的‘歌仙’！”

她不由抬起头，迎上了他的注视。

目朗神清，何等俊朗！真是玉树临风。几许平淡，几许宁静，几许自信，几许稳重。他的那份淡泊与宁静，让她看着心安。

拉仁布笑笑，取下掖在腰间发白的黑色绣花布袋，从里面掏出早上带的半个青稞面焜锅^②，掰了一块递给吉门索，“给！晌午了，你也应该饿了。如果不嫌弃。”

吉门索看着那块硬邦邦的黑面焜锅，“你晌午就吃这个吗？”

拉仁布自嘲地笑笑，“这都算不错的了！大部分时候，我只能吃到冰洋芋。你不吃吗？你不吃我可吃了啊。”说着咬了一口，焜锅馍实在是太硬了，割破了他的牙龈，有血从牙缝渗了出来。他不以为然，冲她笑笑，继续啃那块焜锅。吉门索见状忙取下

① 克尔伦人：土族人的自称。

② 焜锅：青海的一种馍。将发面加清油、香豆等调料，放在圆形铝制焜锅内，将焜锅埋入草木火堆中，慢慢烤制即成。内软外脆，酥香可口。

身上的紫色挎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白面锅盔，洒了香豆，一打开包，香豆的香味和着白面的香气，一下子扑进了拉仁布的鼻子。

吉门索整个递给了拉仁布，笑盈盈看着他，“这是我一早烙的，你吃吧。如果不嫌弃。”说完“扑哧”一笑。拉仁布被她的最后一句逗笑了，却不去接那白面锅盔，“不！你自己吃吧，我有焜锅就成。”说话又继续啃他的硬焜锅。吉门索默默撕下一半锅盔，直接放到拉仁布手上，再将他布袋上放着的那半块焜锅拿到手里，“这样总行了吧！咱俩扯平了！”

拉仁布愣愣瞧着自己双手捧着的白面锅盔，香豆的香味，白面的香气，已经钻满了他的全身。他再看浅笑盈盈的吉门索，她蓝色的脸庞在阳光照耀下正泛着紫色的光，可他此刻却觉得那蓝紫色的脸庞亲切无比。

“后天的赛歌节，你去吗？”

正努力啃着那块黑青稞馍的吉门索一愣，“我……我这个样子，最好还是不去凑那个热闹吧？”

“为什么不去？彩虹镇里，有谁唱歌能比得过你？你都整整五年没去了，听我的，去吧，我在鼓楼南根等你！”

赶着羊群回到村里，已是日落时分。彩虹村是个依山傍河的小山村，村子里一百多户人家，全都是土族。村子所在的东西夹山的川叫彩虹川，村子依靠的北山叫赤列布山，村子依傍的大河叫彩虹河。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高原小村，对于严寒的青海高原来说，算是个小江南一样的美丽地方了。这里的一切似乎与彩虹有着解不开的缘分，这缘分来自这里的阿姑们五彩的花袖衫，因为像极了彩虹，所以才有了这彩虹一样的地方。

塔塔已经缓过劲儿来，只是下山的路上走不了直线，东斜一下西歪一下，头重得好像负荷不了。吉门索的家在彩虹村西头，那里是一片河滩，她家临彩虹河而居，是雕花木门朝东的一处土墙围成的庄廓。墙是去年刚夯的新墙，那土还泛着奶色的白，满是泥土的鲜气。北面一排柳木房是今年春上刚盖的，住在里头还泛着柳木的清香味。一进家门，吉门索顾不上给后背上药，先给塔塔用冰开水泡了包里剩下的那半块锅盔馍，喂给它吃，让它回窝趴着，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屋里，身子刚挨到炕沿，才觉出后背火辣辣地疼。正是收粮时节，阿吾出门还没回来，他是土司府在彩虹村的舍房^①的收粮人。吉门索找了药，自己却

① 舍房：土司宗族人家。

上不了药，只得去邻居家，将腊月花阿姐叫了过来。

腊月花一边笨拙地替吉门索上着药，一边嘀咕道：“我说你也是，干吗去惹那个刁蛮的土司小姐呢？咱们都是平头百姓，俗话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跟她犟，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你瞧瞧这一道道伤，怕是要留疤的，你还想不想嫁人了呀？就不能学点乖吗？遇到什么事，让着点嘛！”

吉门索愣着神，“知道了，以后不会了。”

“好妹子！这才对嘛！”

腊月花这一激动，手下系布条的力不由一收，吉门索跟着眉头一皱，强忍着没出声。

“唉，说起来也是你命苦啊！要没有五年前那场劫难，你哪里用得着受这些苦啊！”腊月花唠叨了两句，见日头已落山，便起了身，“我该回去做饭了，好容易歇了一脚，要是没做好饭，我阿吾新阿姐^①回家，又得说我了。”

“哦，他们割麦子去了吗？”

“我的大小姐啊，你尽顾着放羊了！麦子早前几天就割完了，这两天往打碾场上拉麦捆呢。他们去拉土司家的麦捆了，拉完了土司家的，才能拉自家的。都连着拉了三天了，我的胳膊腿

① 阿吾：土族语，哥哥，有具体的兄长之意，也有泛指年轻男子之意。
新阿姐：土族语，嫂子。

儿都不是自己的了。好了不说了，这会儿估计他们也该回来了。你好好歇着啊！”

送走了腊月花，吉门索的心绪却被她的话勾回了五年前。五年前的那个冬天，她和阿吾收获了刻骨铭心的失去，终此一生，也不可能忘掉那场劫难。可如今想来，五年前的那些岁月，仿佛都是遥远的前世了。

小时候家境优越，因为阿爸祁拉仁是远近闻名的大夫，兼之乐善好施，很有些贤名。阿爹^①祁忠琪曾中过举人，却不曾去为官，带人开垦土地，在彩虹河的两岸开辟出了大片大片的肥沃田地，用心仔细打理这些田产，几十年下来，成了彩虹村的首富。乡亲们也不再只是放羊放牛放马放骡子了，他们尝到了种地的甜头，都纷纷弃牧从耕，抢着租种祁家的地，因为祁家收的租子是其他地主的一半。这样的盛景是很容易招人妒忌的，加上阿爸的贤名远播，终于招来彩虹镇十三家地主的挤兑，他们再三向老土司申告阿爸，说阿爸不服土司老爷的管辖，到处笼络人心，这是公然要与土司作对，让老百姓不臣服于土司府的管辖。终于，祸患来临，祁家被安上了侵犯地权私开田地的罪名，阿爸作为一家之主被抓到土司府大牢里。村里几户当年跟着阿爹一块儿开垦河岸地的人家，也一起抓了两个。村北的

① 阿爹：土族语，爷爷。

苏多只日结，当年在滩中开了半亩田，听到土司府抓人的消息，吓得抛弃了家业，连夜逃到北山后去了。

年老的阿爹将家里能用的钱财都用上了，才勉强救回了阿爸。只是，身体本来就弱的阿爸受了土司府几场酷刑，等回到家里，没三日便过世了。阿妈是最爱阿爸的，伉俪情深，当晚吞药自尽紧随阿爸去了。心高气傲，一辈子要强的阿爹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也相继下了世。

几乎在一夕之间，吉门索和吉然斯让从天堂跌进了地狱。那一年，阿吾十八岁，吉门索十五岁。原本富足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拮据，田产被全部罚没，彩虹河两岸那成片成片的肥沃土地，全都成了土司家的。就连他们家北面那一排雕花的两层楼也被土司府在彩虹村的舍房李外移到了自家院里。兄妹俩只得住进西面的厨房，阿吾开始租种土司府的地，地还是原来的地，只是，每年要交租子，交了土司府的租子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兄妹俩淌上一年的汗水，却也是半饥半饱，没多久，都瘦成了青稞秆秆。不过，苦难挡不住有志的人，阿吾吉然斯让因为聪明，脑子活，十九岁那年得到少土司的赏识，破格成了土司府的收粮人，专门负责彩虹村的秋末收粮，家境慢慢有了转圜，倒也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些。兄妹俩省吃俭用，三四年的光景，攒下了一点积蓄，阿吾全拿来买羊羔，每日由吉门索到赤列布山上去放，